

这是一个千年古训，而自古以来又鲜有遵循者。
急流勇退谈何容易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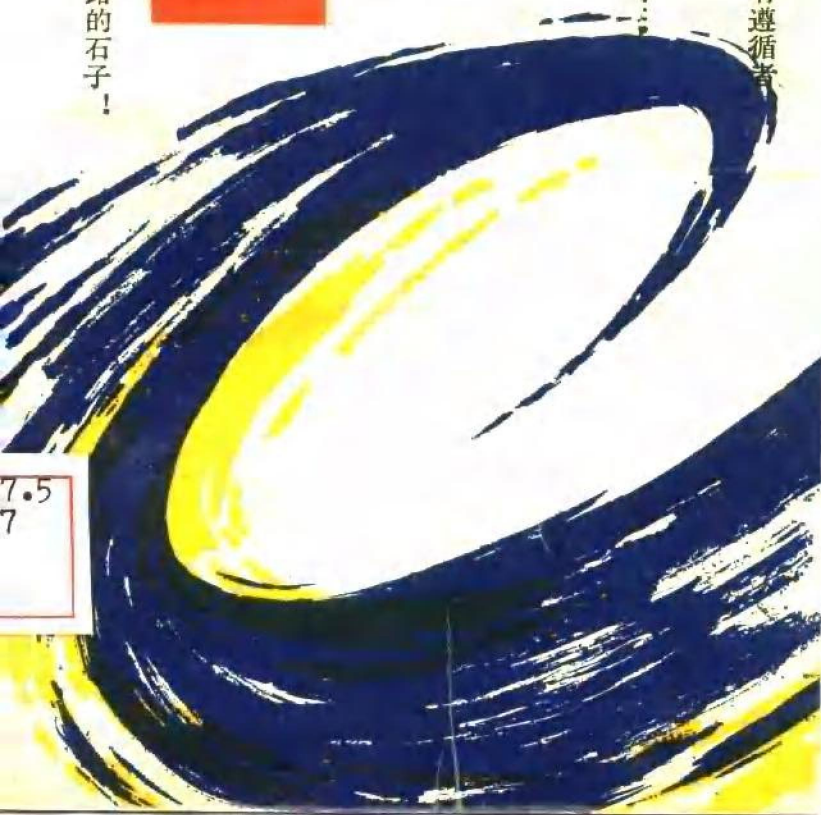
这要比急流勇进更大的勇气和魄力……
敢于自觉放平那高高的浪头，
奔进那包涵深广的大海，
使自己成为汪洋中的一滴……

小说丛书

急流

林经嘉 著

……闯不出这条路，也要化作一颗铺路的石子！
路漫漫其修远兮……



7.5
7

I247.5
2707

3

急流

林经嘉 著

小说丛书

B226/02



B383606

急 流
林经嘉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65 1/32 6.25印张 4插页 103千字
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30,000册 定价1.50元

一、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上

太平洋之西有一个南中国海。南中国海北面是广东省。广东北部有一座南华市。城市北郊是新工业区。工业区北靠独峰山。山顶上孑然立着一个人。

他叫丁一，连名带姓只有三划。

他身材魁梧，H等于一点七五米，G等于八十公斤。梯形脸上两颊丰腴，中央耸起一座高高的鼻峰，两道又大又深的“法令”，从鼻子两侧开始，绕过两边嘴角，直达下颏底端，成了他威严相貌中最显著的特征。

他今年五十一岁，刚摘下空军某部作战处长的冠冕，又接过南华齿轮厂党委书记任职通知书。

南华齿轮厂就在这山脚下。今天，他未曾到任，先来登高。作战处长嘛，他要以天马行空的气势，鸟瞰这明天的用武之疆。

他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，脚下的“南齿”尽收眼底。八座一样大小的厂房，八个车间一字儿排开，就象束装待命的八路兵马，列队接受他的检阅。车间过

去，一栋崭新的办公大楼横亘于前，那无疑地是他的司令部了。大楼前面，雄伟的厂大门正完全敞开，仿佛已在等候着他的到来。一个意识如此的鲜明强烈：他当主官了！

从军几十年，他一直当的是幕僚。幕僚必须多谋，而他毋宁说是善断。用其所长是将才，用其所短是庸才。领导过他的主官，一概认为他不安分守己，是个歪才。而他则一路来多有所志，鲜有所成，甚而挨整。——俱往矣……天生我才必有用……“南齿”、一弹丸之地而已！

他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，“南齿”那根最高的烟囱也比他矮了半截。一阵清风扑面吹来，被脚下的独峰山挡了个回旋，把烟囱顶上的一团浓烟旋成倒钩状；钩底断处，烟囱口又吐了一口气，正好点成一个问号。是在诘问这位新领导吗？只见他咬牙闭嘴，下唇上压，上唇前翘，两道“法令”更显威严。

在军人面前，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东西。兵法要诀：两军相逢勇者胜；置于死地而后生。他是一个铁腕式的人物，喜欢自我制造危机感。世事争纷，社会方才前进；万物竞生，生生于是不息。正是一封神秘的来信，使“南齿”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诱惑力，他本来就是带着个问号来的嘛。——哼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！

他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，架起一副望远镜，放眼

瞭望那丽日下的南天。雨后初晴能见度最好，远近景物一气清新。水对光的映烁，使那逶迤交汇的江河格外撩眼。两条河流从山后猝然而出，左右扶掖着一座城市，在城市南端聚首而成一条大江。即兴描摹，城市恰似一艘尖头的大船，城北工业区便是船身后部，“南齿”又在船尾的舵位上。船头指处，大江盘曲，尤行于金黄的稻田和葱翠的山峦之间。他借助于地理知识，再把那望远镜的有效观察距离无限延长，醉眼跟随着大江南去。数百里之外，与东西而来的江河合流，旋又扇状分叉，交错成网，编织出一个锦衣绣被般的三角洲地带，然后泻入浩瀚的大海。
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得他禁不住情思萌动，童心复返，想象着自己就坐在那船尾上，把握着舵，驾驶着它，向远方……多么惬意，多么舒展！

是的。从实而论，南华齿轮厂是全国农机行业十大专业齿轮厂之一，省内便是排行老大，在本市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。从虚而发，齿轮是什么？是机器的心脏，是工业的象征。国徽的构图就是以齿轮和谷穗代表工农嘛！从虚从实，意义都很显然：此番出任“南齿”，无疑乃执牛耳而扬鞭，任重而道远。

想到得意处，他把望远镜重又挂在胸前，然后又开双腿，举起双手，捏紧双拳，深吸一口气，憋在胸臆间，使劲地抖动拳头。良久，方才双臂伸直，在大气长呼的同时，缓缓地放下双手，就势反剪在背后。于是，

他扬起眉，挺起胸，抬起那双底钉钢钉的大皮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傲然走下独峰山。

二、三回接任

厂办公楼三楼最靠里的房间是书记室。房间虽格外宽敞，却只有一个人在里面办公，他就是即将卸任的南华齿轮厂党委书记杜武。

他虽名叫杜武，却是个孱弱的老头，一点也不威武。瘦小的身躯一放进那宽大的藤椅里，简直象个小孩。

书记室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进来的人体重少说也比杜武大一倍。

“我叫丁一。”简短的自报家门。

“呵，呵。”瘦小的主人离开了宽大的藤椅，一边与丁一握手，一边接过丁一的任职通知书。

“好啊，真快，昨天市里刚和我打招呼，今天你就来了。真是军人作风！请坐，请坐。我是杜武。”杜武看过公函，重新与丁一热情握手，把他让到长沙发上，然后把手伸向他那张特大的办公桌面，在一个小红点上按了一下。丁一注意到了，那是一个叫人电铃的按钮，是党委书记权力的一个小小的象征。

立时进来一位笑盈盈的女秘书，约三十岁，文质彬彬，端庄雅淑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很有神。她叫殷

秋菊。

她动作利索地为丁一泡了一杯茶，然后转向杜武，投去征询指令的眼光。

“小殷，叫招待所赶紧收拾出一个房间。明天派个面包车去接丁书记的行李。另外，给丁书记领个办公桌来，就放在……呃……跟我打对面吧。”

女秘书听完吩咐，点点头，笑盈盈地退出去。转身时顺便瞄了一眼新书记。

新书记正低着头若有所思。

打对面——联合办公？有意思！丁一心中有数，市委书记苏定海跟他交过底，老杜不愿走，调任市化工局长的通知已下了十天。

新老书记开始攀谈。

“咋让你自己一个人跑来啦？市委咋一个领导也不来？真不象话！”

老杜掏出香烟，丁一也掏出香烟，两支香烟互相交换。

“苏书记这几天开会，说等几天要带我来报到的。我不想等，就自己来了。反正有调令，又不是小孩子不认路嘛。”丁一把“调令”二字说得又慢又大声。

“调令”二字触动了老杜的神经，他立即毫无顾忌地发起牢骚来：“苏定海就是不敢下来！我找了他两次，要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，他都拿架子回避了。现在我人还没走，就把你调来了，看把我们搞得多被

动!”

老杜说完，尚有余忿，赌气似地把自己那个瘦小的身躯重重地投进宽大的藤椅圈里，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藤椅扶手，好象怕那藤椅飞了似的。

看来他还不想交班。新官催逼旧官走，这太没意思了。再等他十天八天也无妨。于是，丁一安详地抽着烟，随口打着哈哈：“我跟着你实习一段时间更好嘛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嘛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？互相学习嘛！老丁真谦虚。”老杜拍拍藤椅扶手，打着亲善的笑脸说，“这副重担反正是你的啦，哈哈！”

“哈哈！”双方都乐得哈哈。两支香烟烧出的烟雾，在空中互相缭绕弥漫着。

两天后，丁一安排好住处，又一次走进书记室，刚刚与杜武“打对面”坐下，杜武便塞给他一份通知：

“老丁，农机部要办个叫什么TQC的培训班，指定咱厂派一名主要领导参加。刘厂长和我同年，五十八岁了，半截子入土啦，还学那些新鲜玩艺干啥？他不愿去。我是要走的人了，去也没用。你又刚来……你看这事咋办？”

咋办？丁一当然听得出杜武的意思。他把部里的通知拿起来一看——三个月，整整要学习三个月！好你个老杜，我不催你走，你倒想把我支使开，未免太

过分了吧？

杜武见丁一半天没开口，只是把通知反复看了又看，两腮的肌肉绷紧了又放松，放松了又绷紧，知道他不太高兴，自己微微感到心虚，便说：

“我看算啦，不去人了，了不起是挨一下批。”

丁一终于把通知放下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国外最新的管理知识，很好的学习机会嘛，我去！”

杜武的右食指立即熟练地伸向办公桌面上那个小红点。

女秘书立时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口。

杜武下达指令：“打个电报，北京，农机部，丁书记去参加学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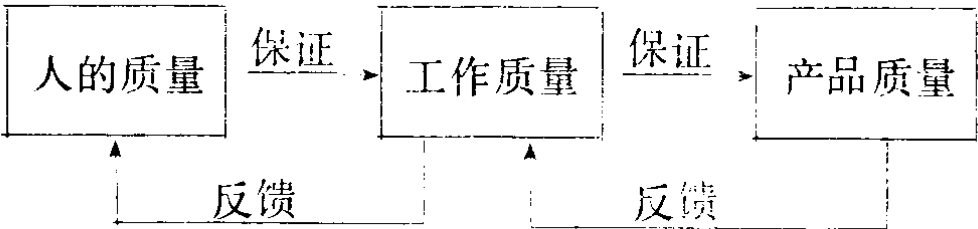
列车在奔驰着。

丁一归心似箭，以至于怀疑列车是否晚点。他不时地翻出列车运行时刻表，对照着列车通过的站名和表中标注的时间。

他很庆幸，这次到北京参加学习，是一个正确的决策。TQC，这个洋里洋气的新名词，的确可以吓唬老百姓。然而，中国人的姓氏何止一百？他姓丁的就没被吓唬住，反而喜欢上它。

T——Total——全面，Q——Quality——质量，C——Control——管理。TQC就是全面质量管理。它的特点在于“全面”。抓产品质量，以前是事

后把关为主，T Q C 则以事先预防和控制为主。它的机理也不难理解，为了保证和提高工厂最终产品的质量，就必须保证和提高从厂长到每一个工人的工作质量，这又要求首先要保证和提高每一个工作者本身的素质。如图：



这个“洋货”很不错嘛，有辩证法，重视人的因素，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党委书记的工作，说到底还不是从人的质量抓起？对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先烧它一把“洋火”——推行T Q C！

他连步骤也谋划好了：第一，形成党委决议，这个不成问题，书记亲自发动的呀！第二，全厂宣传发动，这也好办，半个月后，汪教授将亲到“南齿”讲课，他是中国研究T Q C 的专家。第三，成立T Q C 办公室，这是保证实施T Q C 的关键，一定要挑选精干得力的干部。第四，……他忽然想起了老杜。老杜早该走了吧？

老杜没有走。他正忙着呢！他充分利用了这三个月时间，赶紧办着一系列的事情。

首先，他到市里频繁活动，使自己的新头衔从化工局长变为财政局长。当财神爷当然比搞化工好得多，虽然掌管的不是自家的钱，但各个单位都得求他，这将使他处于一个优越的社交地位，其好处是不可言喻的。

然后，他提拔了几个中层干部。在书记与厂长三年来的明争暗斗中，他自然有一批“依靠力量”，做人还得有头有尾，现在人要走了，也不能忘了他们。他拟的提干名单，没有经过党委会研究，就以党委的名义呈报市委组织部批复下来。这使刘厂长大为光火。但是，他已毫无顾忌：你挤走了我，我也给你点颜色看！

说他毫无顾忌也未必。他女儿在厂政工科当宣传干事，不能留下来给刘厂长当作报复对象，必须及时调走。

女儿杜云英已长成丰姿俊俏的大姑娘，刚满二十岁。她酷爱文学，讲究审美，夏天一定穿连衣裙，冬天喜爱两个钮扣的女西装，春秋常着有伸缩性的艳色运动衫，一年四季的衣着都鲜明地突出了少女体态的美学要点：腰儿束得细细的，乳峰托得高高的。圆圆的脸儿上有一对动人的小酒窝，与人说话时把头一偏，立即翘起两个俏皮的嘴角。一双高跟皮凉鞋使她走起路来富有弹性，加上一头细软蓬松的披肩发，一身白嫩滑润的皮肤，使人一见她便联想起那刚

起网的鱼儿，活鲜活鲜的很可爱。苗条的身材象她妈，从长相到性格，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杜武的遗传因素。

“云英，你也调财政局吧？”老杜与女儿商量。

“干吗我得老跟着您呢？名声都不好听。”女儿把头一偏，翘起两个俏皮的嘴角。

“调其他单位也行，总之得离开‘南齿’，避开刘裕。”

“我偏要留在‘南齿’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！我可不是那种草包纨绔子弟，我凭我的本事吃饭。”

“你懂啥？”老杜有点不耐烦了，一个黄毛丫头有多大的本事！

“就您懂！您懂就不应该老跟人家闹矛盾啦！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争的，总是书记和厂长合不来，互相斗大。哼，春秋无义战，我从来不介入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老杜发火了，除了发火就没招了。俗话说，师傅教不了自家儿。老子在外面官做得再大，回到家里却没有权威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

女儿不屑地睥睨了父亲一眼，一撅屁股，抬起高跟鞋走掉了，留下一个硬梆梆的声明：

“我不调走！”

杜云英不想调走，其实还另有缘由。那是女孩子家的秘密，未到秘密可以公开之时，一般是不会让老头子知道的。

事关重要，老杜这一次不迁就女儿了，他决定把女儿调走，不管她自己愿意不愿意。他有门路，供电所长是他的老战友。不过，搞人事调动得花点时间，他刚与供电所长联系上，丁一就从北京回来了。

这事可得在交权之前办完，以防不测之变。

幸好，他又有了缓兵之计。

丁一回厂的第二天，便兴致勃勃地去上班。老杜早就在书记室里恭候了。

“收获很大吧？还碰上中央开会，听了不少消息吧？”杜武亲热地寒暄起来。

“北京的人都说，这次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。这里传达了吧？”

“明天就开始，市委召开扩大会议，县级厂的党委书记要参加。你刚好赶上，真凑巧。”杜武一边说着，那只右食指又伸向了那个叫人电铃的按钮，“看来我还得为你再留守半个月啦。”

女秘书笑盈盈地走进来。

“小殷，把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开会通知拿来给丁书记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殷转身出去，到了门口，忽又转回身来，“丁书记过来拿吧？”

“拿过来嘛！”老杜不高兴地说。

“好的。”小殷复转身时，微笑着向丁一使了个眼色，很快，很不明显，但丁一看清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不见小殷进来，丁一料知是有意等他过去，便走过隔两间的厂长办公室去找她。

小殷把会议通知递给丁一时，低声但严肃地说：“晚上有空到车间里转转呀。”接着又抬起头来，对着办公室里的其他人，大声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大家都想见见新书记呢！”

当晚，丁一真的到车间里转了一圈。

各车间门口的图表表明，年终生产进度反常下跌，废品上升。此外，他看不出更多的东西，他毕竟是新来乍到。

他想找车间值班主任聊聊，几个车间的值班主任讲话都是吞吞吐吐，欲说说不出的。

他善于判断，他判断这里面必有问题。于是，他每天白天去市里开会，晚上就到车间里走走坐坐谈谈。终于，他从车间干部口中套出了情况。

老书记临走之前，明显地留了一些“手尾”，比如，他公开向工人们许愿，春节前每人发三十元奖金，而厂里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。特别是，他把刘厂长的死对头古世昌从一车间主任提为生产科长，这等于把一个楔子打进了厂长垂直指挥系统的咽喉部位。

刘厂长恼怒了，闹情绪不管事了，公开扬言：“先让它乱个够吧！”

上头一乱，下面也就乘隙而起。干部中有人拉拉

扯扯，有人钻空子谋私，闹出了一些好戏。群众拭目冷眼，忿在不言中。两、三个月来，正事无人管，生产无人抓，劳动纪律松松垮垮。茶余饭后，人们三五成堆，预测着新书记上任以后，将如何收拾残局。

市委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，丁一把殷秋菊找来：“还有什么重要情况吗？”

“小秘书不宜参政。丁书记，”小殷笑盈盈地说，“我是一个驯服工具，时刻准备听从电铃的召唤。”

丁一把牙一咬，两道“法令”更深更大。他反剪着双手来回踱着急步，底钉钢钉的大皮鞋敲得楼板哒哒响。殷秋菊缄口不言，只是把眼光好奇地跟随着他那双移动着的大皮鞋。

“好！秘书同志，”丁一止住了脚步，“明天，我召唤你！”略停，又说，“现在，你给我叫部小车来。”

当夜，丁一屁股冒烟到市委书记苏定海家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丁一早早来到书记室坐定。一见杜武进来，劈头便说：“苏书记要我通知你，今天到市委组织部报到，明天到财政局。”

老杜一愣，马上想到女儿杜云英调动的事刚与供电所长谈妥，必须立即把她的档案先调过去，档案一发出厂，厂里就卡不住了。

事不宜迟，他的右食指又熟练地伸向了那个叫人铃的按钮，一边思考着指令的内容。他按这个电钮已熟练得完全成了习惯动作，以至于连瞄一眼都不用。

又由于来得突兀，使他竟没想到与其在丁一面前交代秘书去办此事，还不如自己劳动腿力到政工科向组织干事个别交代的好。

他一边思考着，手指头向着按钮的方向慢慢伸去。突然，指头象触了电一样震了一下。他猛地回头一瞧，丁一早已把五个手指头并拢着一齐按在那个按钮上，把老杜的食指与按钮隔开了。

这一个小小的动作，象征着权力的转移，宣告了丁一第三次联任的胜利；也撕破了新老书记之间的脸皮。新书记坚决地向进来的女秘书发出了第一个指令：

“通知，下午两点整，召开党委会。”

三、神秘的来信

丁一之所以会到“南齿”来，完全是由一个偶然的小事件促成。说起来近乎荒唐。

厂招待所二楼 201 号房，丁一的住处，夜十点钟。

丁一放下蚊帐，脱了衣服，准备熄灯睡觉，向门边的电灯开关走去。

嚓——，脚下踩到了一封信。他弯腰拾起，打开一看：